



微光

百
徐
志
摩

春不易(外一首)

闫敬督

雨落下时
万物开始显影
蚯蚓将腐叶编成经卷
溪水用涟漪解构源头
风中的我
是一个走丢的银匠
抖落满身光亮

蝴蝶晾晒湿漉漉的翅膀
花枕知道
她的翅膀里淤积着
毕生的风暴
一只甲虫正搬运昨天的落日
它的甲壳知道
所有熠熠的路径
终在越过泥泞后,抵达
路过春天的身旁
我已知道万物的不易

黄昏开始摇晃,麦田
垂着哲人沉思的额头
风中未露行迹的部分
彼此用穗芒辩论

被阅读的春天

晨光推开身体的薄雾
露水缓慢坠落
流动中更慢的事物
用槐树下签下四月的名姓

鸟鸣在枝丫间
装点新绽的绿意
清脆,推开一扇空气的窗
春风里,无数封信
正喇喇地向上生长

俯身,我听见簌簌的攀爬声
我看见自己渐渐变得透明
在光与影的种子之间
皮肤下显现枝丫的暗影

当风穿过肋骨
曾经体内被折叠的雷声
在句与句的缝隙间生根
等待某个春天
被阅读成新的段落

(作者系西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职员)



我们的车驶出栗喉蜂虎营地后,转向248国道,一路向北。道路一侧是壁立千仞的灰黄山岩,不知名的灌木绿意盎然,硬生生地从岩缝里挤出枝丫,好像与苍茫山野较劲千年。道路另一侧外是冬日里碧波荡漾的金沙江。眼前的江水,失了“江”的桀骜和磅礴,多了几分“湖”的温婉与深沉。水色碧绿,壮阔静流。微风拂过,漾起层层涟漪。车行途中,隧道接踵而至,车灯在幽暗里铺展,车轮的声响被隧道的岩壁放大、拉长,悠悠荡荡,心生恍如隔世之感,仿佛穿行在时光的肠腹,在古今交错的隙隙里,缓步前行。隧道口的崖壁上,大小不同的字体镌刻着名字,将军崖、观音岩、老渡口……每一个名号,不仅仅是地名,字里行间,都藏着过往。有船夫的号子,有纤夫的脊梁,有坚韧不屈的抗争,也有生生不息的坚守。

倏忽间,车出隧道,天光豁然开朗,直教人目眩神迷。“艾家村观景台”赫然撞入眼帘。在好奇热心的一位中年村民引领下,我们通过一段陡坡,穿过一片树林,来到平整的观景台上。驻足间,大有登高望远之感。千山逶迤,天水共色,飞鸟翱翔。俯瞰脚下,山势险峻,壁立千仞。满脸已是沧桑的村民,用带着方言的普通话给我们讲述着,小时候,他和伙伴们从山顶下到江边就是瞬间的工夫,在水里游泳、摸鱼、打水仗,还到对面村子里游玩。时代的变迁,令人不知所措。如今的水面宽阔,水位上升,水深可达百米,原来的小路不见踪影。曾经只有望崖兴叹,还有些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慨。眼下的白鹤滩库区,完全不是想象中裹挟着黄土砂石奔涌的金沙江,分明是一片铺展在高山之间的澄净碧海。在慵懒的冬阳里,泛出片片光泽,如绸缎掠过,细腻柔滑,满眼水波温柔。

一江横陈,便是川滇两省的界河。脚下是云南巧家县的白鹤滩,对岸却是四川宁南县的白鹤滩镇。隔江相望,白鹤滩镇卧在平缓的山麓间。高低相间的楼房屋舍,沿着江岸迤迤展开,错落有致。水是同源的水,山是相连的山,连吹到脸颊上的风,都带着相同的温度与味道。

我在心底反复默念着“白鹤滩”“白鹤滩镇”,水与镇同冠“白鹤”之名,颇具“清静高洁”的意象,令人浮想联翩。据说,“白鹤”的由来有二。其一是自然景观,这种说法是流传最广的。相传很久以前,这里水绿山青,鸟语花香。每天清晨,成百上千只美丽的白鹤从两岸的原始森林中飞出,降落在江边的沙滩上觅食、嬉戏。日落时,又飞回林中栖息。这独特的风景被当地人命名为“白鹤滩”。其二是人文传说,主要出自《巧家大寨吴氏族谱》的记载。清朝时期,一位叫吴廷明的人来到江边荒滩拓荒。他发现岸边耸立着一块巨石,形如一只硕大的白鹤,且常有白鹤栖息其上。此景象触动了他的灵感,于是他将此滩命名为“白鹤滩”。还有一个插曲。据说,在白鹤滩水电站建设初期,官方文件中曾使用过“白河滩”这一名称,这有可能是当地人对“白鹤滩”的方言发音或误记。随着水电站的建设,“白鹤滩”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

一阵锣鼓声,滚过隆冬黄昏的村庄上空,碾碎沉积已久的寂寥,抖擞起乡村夜晚的精神,连田野上细弱的麦苗也抖落叶尖孤寂。这是要唱灯过年了。

搭台唱戏过年,是大青山脚下黄坨村的传统。戏又被称为采茶灯。民间这种雅俗,据说和“夏氏四兄弟”有关。清代晚期,夏家一门兄弟四人,夏忻、夏炯、夏煊、夏燮,个个饱学诗书,淹贯经史,为官亦皆政绩斐然。其中,老大夏忻官至内閣中书,晚年回村生活,83岁无疾而终,安息故土。这山清水秀的地方,也曾是谢朓、李白留恋的山水。老人们说,所唱戏文,系经夏氏四兄弟收集整理,一代代传唱至今。

每晚,敲响第一声锣鼓后,参加演出的山村后生们,在老屋明亮的灯光下,听着锣鼓声,跟在老辈人身后,一招一式地排练。靠墙边坐着一排老人,边敲响响器,边齐声帮腔应和。“教师爷”们一句句唱,口口相传;一个个动作演示,关键身姿手势,手把手教学。一句“咿呀呀”,一个眼神,尽显悠扬的民间腔调和风情。

点评

“微光”给予素人作者的不仅是一方发表的园地,更是一种郑重的对待,让那些或许还不够圆熟却充满真实生命感的声音,有了被阅读传播和产生回响的可能。它让我们想到鲁迅先生的名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即便这光芒微弱如萤火,也能汇聚成照亮人心的力量。

李月芳的《白鹤滩》以寻访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的行程为线索,将自然景观、历史传说与对“国之重器”的礼赞冶于一炉,用时空交错的笔法,抵达对人与天地关系的深沉认知。贯穿文章始终的“白鹤”意象,既是清逸风骨的象征,也反衬了人类工程的磅礴。全篇行文流畅,气调俊茂,情景融洽,字里行间皆流淌着对自然的敬畏与对建设者的敬意。

岳承贵的《欢乐的采茶灯》描绘黄坨村采茶灯民俗风情,笔触细腻,行文工稳。文章从锣鼓的喧闹着笔,串联起采茶灯的渊源、排练、“穿家”仪式与戏台盛况,满溢着乡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和那剪不断的缱绻乡情,家国情情拳拳可见,古今元素相映成趣,那份欢乐更是呼之欲出。

闫敬督的《春不易》有意用一种耐性写春日万物的发荣滋长,以静观的姿态捕捉被忽略的生命细

素笔中的文心

马兵

节。诗人赋予蚯蚓、蝴蝶、甲虫这些微小之物一种哲思的厚度,蝴蝶翅膀里的“毕生风暴”、甲虫搬运的“落日”,让“不易”二字既有具体的重量和形状,也有玄远的生命回响,由此,“不易”不仅是季节更迭的物理过程,更成为关乎坚持与希望的精神启示。相比之下,《被阅读的春天》则更侧重人与自然的交融,晨光、露水、槐树叶,这些寻常物象在诗人的笔下成为春天“签下名姓”的凭证,鸟鸣“推开空气的窗”,春风里的信“喇喇”生长,将无形无边的春意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生命印记。

《另一种关爱》是一则讲述关于亲情之误解与理解的小小说。高考压力下的少年,表面上被父母“冷落”,实则包裹着父母小心翼翼的守护。父母深知孩子面临的焦虑,收起过度的关怀与追问,转而用默默的行动营造出一种“不打扰”的氛围。直到结尾处,孩子才猛然读懂那份“冷落”背后深沉如海的爱。坦白说,小说还是有些稚嫩,但作者的的确在试图捕捉生活中那束朴素动人的“微光”,这种对日常中蕴藏的深情的发掘,已然具备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光束在这里交汇,闪亮成这个时代最真实、最丰富的文学表情。(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白鹤滩

李月芳



白鹤滩水电站

被正式确定下来。

在新闻或报刊上听闻“国之重器”,总觉遥远而抽象。当我真切地站在白鹤滩水电站大坝附近,“国之重器”忽然有了温度,有了形状,有了声音,有了从未有过的博大之感。我双脚站在地下200米深处的钢铁迷宫之上,脑海里的概念变得清晰:地下厂房总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13台机组如巨龙潜伏,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600亿千瓦时,可以满足近亿人全年用电需求,已经超过伊泰普水电站,成为世界第二。更令人惊讶的是,白鹤滩水电站每年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种植28亿棵树,被国际能源署称为水电技术教科书。眼前这横锁金沙江的巍巍大坝,砥柱中流,稳如泰山,却碧波万顷,静水流深,滋养四方。两岸都有崭新的家园,屋舍俨然,风烟俱净。过往的车流已淹没永不停息的水响,大地的心跳、时代的脉搏都在浩渺中快速涌动。置身其间,谁人不心生自豪。只是这自豪,绝非凌驾于自然之上的骄狂,而是一种深切的认知:人,不过是天地间的渺小生灵,如沧海一粟,似蜉蝣一世,却能以代代相承的接力,以锲而不舍的坚守,在这山河间奏出如此磅礴的乐章。更庆幸,祖国的强大、社会的安定,让我们有机会欣赏到大好河山,看到闻名世界的白鹤滩水电站,感受到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

我的目光再次越过水面,投向对岸的白鹤滩镇,以及

欢乐的采茶灯

岳承贵

登台前,要举行隆重的仪式——“穿家”。正月初四的下午,全村家家户户做着同一件事,摆放香案,摆好水果糖食,排好爆竹,迎接采茶灯的到来。傍晚时分,在锣鼓声和采茶灯的引领下,按固定的线路,身穿戏服,涂脂抹粉的后生们,在家人提灯护送下,一家家上门拜年送福。那一刻起,爆竹声此起彼伏,响彻每个庭院,各种烟花接连升空,照亮山村夜色。那是祈盼和祝愿的见证,每张脸上洋溢着欢畅的笑容。行走其间,可以感受民间春节的喜庆,乡民用最原始朴素的欢度方式,共同祈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戏场上,戏台高搭,彩灯悬挂,传统符号和现代元素相得益彰。既有古色古香的图案装饰,充满神秘和敬畏,又有现代感十足的灯光音响营造气氛,不失时尚。可唱腔依旧是老调,伴奏是敲锣、打鼓、拉二胡、吹唢呐。

台下挤满观众,无论男女老少,一样欢喜的神情。观众可能听不懂唱词,但从衣着服饰、道具动作、演员念白表演和场下一些老人的讲解中,大家大约都能明白采茶灯的内容。《十八相送》的纯洁情谊、《放牛郎》的艰苦和励志、

更远处的大寨镇,眼前的光景,叫人叹为观止。整齐的楼宇鳞次栉比,崭新而温暖;宽阔的道路在山间盘绕,四通八达,连接着千家万户;葱茏的绿意铺天盖地,繁花点缀其间,姹紫嫣红,将新兴的城镇装扮得生机盎然,朝气蓬勃。

冬阳西斜,对岸白鹤滩镇的灯光已星星点点地亮了起来。光晕在江面上摇曳,坝体上的灯带流光溢彩,与两岸灯火、天上星光交相辉映,将这方山水勾勒得如梦如幻。我在脑海中想象遥远的画面:晴空如洗,江水泱泱,一群羽翼胜雪的白鹤,舒展着硕长的颈与足,或盘旋在碧波之上,或静立于浅滩,不染半分尘嚣。它们或许曾将这方峡谷当作万里迁徙中的一处驿站,在春去秋来的巨古韵律里,在日出日落的江风里,为山水增添了几分生机。白鹤性喜开阔沼泽,偏爱查无人烟的净土,是世间极其稀罕的“云端舞者”。世人将这方水土唤作“白鹤”,想必这个“鹤”字,寄托的不仅是对一种珍禽的喜爱与期盼,更多的是藏在心底的向往,是对白鹤那般清逸风骨的渴求。

我们的车重新驶入国道,再次穿行在明暗交替的隧道群中。车外的风声与车轮声,正与白鹤滩的脉搏声交织在一起。白鹤滩的浩渺之水,如同一个沉静而温暖的梦,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白鹤展翅于金沙江上,翱翔于天地间,我们将在岁月的长河里永远翩跹。

(作者系陕西省铜川市退休干部)

《回娘家》的风俗人情、《刺字》的精忠报国,正气凛然也好,诙谐幽默也罢,不断赢得台下喝彩。这是共鸣的回音。采茶灯的戏文,有的脱胎于古代历史人物故事,有的改编于经典文学,有的来源于民间传说,用采茶灯的曲调演唱,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其间,还穿插年轻人喜欢的现代歌舞表演、街舞走秀。古筝、吉他、电子琴,同台竞技。乡村大舞台上,今昔展开有趣的对话,如发生时光穿越。

按老规矩,十五谢灯,意味着家乡的采茶灯一唱就是十多天,且每晚都有新戏剧。只要锣鼓一响,四村八邻的孩子在家再也坐不住,不顾寒风细雨,不到戏场,不听那一鞭甩出的脆响,不看那回“马”一枪的英武,不见那大花脸的憨萌,心中的戏瘾不过,将一夜难眠。更有许多安家落户在城区的村民,白天,一家老小在城里工作学习,吃过晚饭,一车开回村看灯,一起开心玩耍,学戏台的唱念做打。采茶灯的锣鼓声里,浓浓的乡情甜似村里的山芋糖。

(作者系安徽省当涂县某学校教师)

另一种关爱(小说)

张静波

完试突然下起了大雨,黄豆大的雨滴“噼里啪啦”地打在身上。别的家长都拿着雨衣雨伞等在大门口,自己的爹娘还是没露面。和自己在一个考场的邻居强强塞给小刚一把雨伞,说他爹给他多送了一把,正好给小刚用。小刚撑着别人的雨伞往家走,委屈得直想哭。

下午,考试全部结束了。小刚赌气没回家,和强强一起去了他家。小刚把一肚子牢骚说给强强爹听,谁知强强爹说:“你这个傻瓜,还蒙在鼓里!你爹娘是有意冷落你的。”

小刚一脸疑惑:“为什么要这样?”强强爹告诉他,上回开家长会时,班主任对小刚爹讲,小刚很有潜力,就是思想包袱太重,担心因压力过大影响发挥,让小刚爹想办法减轻他的思想负担。于是,小刚的爹娘就表面上故意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其

实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天天都偷偷跑到强强家打听考试的情况。那把雨伞,就是小刚爹早晨悄悄让强强带到学校的,还嘱咐强强千万不要告诉小刚。

原来是这样……小刚如梦方醒。强强爹又说:“还有呢,你爹这两天腰脱犯了,腿都迈不动,怕影响你考试,一直不敢吱声。直到今天,你娘才送他去了医院。”

小刚再也听不下去了,一阵风似的跑到家里,房门紧锁,进屋来,发现桌上放着一只盖得严严实实的砂锅,下面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的是娘的字迹:我和你爹去县医院了,饭菜已经做好,你趁热吃吧。小刚打开锅盖,小鸡炖蘑菇香气四溢。

小刚觉得眼睛里湿湿的,扔下书包就冲向门外,到了门口又折回来,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只砂锅……

(作者系海南省文化传媒业退休人员)